

顧頡剛通俗論著集

顧頡剛著

亞東圖書館印行

序

顧頤剛先生平素專心一意研究學術，關於一般的論著，輕易不見有文字發表。年來感於國難，不能不抽點埋頭研究的工夫，來發抒發抒自己對於大眾所要說的話。於是他要約同志，在北平，上海各地編印了許多通俗的刊物。這個小集，包含着八篇通俗論文，便是汪孟鄒先生從大眾知識上選集而成的。這八篇文章，大都針對大眾心理的弱點立論；他用最真摯的態度，最平正的理論，表達他內在的熱誠。所以讀到的人都非常感動，真有『廉頑立懦』的力量。現在這小集將單印出版，本來要顧先生自己寫點感想作序文的。因為他正從事於西北邊省的實地考察，在萬里征途中已無暇再顧到這一點。汪先生知我與顧先生有相知之雅，便把這序文交託給我。我雖敬佩他的熱誠和毅力，其實也無話可以增加他的重要和偉大。不過感於汪先生盡力

(2)

廣布，以冀深入人心的宏願，只好在這小集的前面說一句話，就是「顧先生這幾篇文章，都是用嚴肅的態度，認真寫成的，與他平素發表的學術論文，實無二致。」質諸汪先生和一般讀者，當不會說我發言輕率吧。

王伯祥寫於廿六年十月敵機在滬肆意轟炸聲中。

(1)

目次

亟應剷除的兩種舊思想	一
信仰	八
犧牲	一五
命運	二〇
創造	二七
堅忍	三五
互助	四三
寬容	五七

144895

亟應剷除的兩種舊思想



我國人有兩種最壞的思想，一曰享樂，二曰怕事；這兩種思想又均出發于我國的人生哲學，就是：秦二世所說的『人生如白駒過隙』，莊子所說的『吾生也有涯』。一個人的壽命既經這樣短促，那麼自應趁這易盡的生命享受最大的愉樂，何必吃苦呢！一個人的眼光既經完全注射在自己的身上，那又何必憂社會國家呢！所以，爲了生活不得不賺錢吃飯，那是沒法的事情，那是受強迫的事情；這種事情應當越減少越好，而享樂的事情則應當越增加越好。爲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得中國人成爲一盤散沙，沒法團結起來。我們現在所受的種種痛苦，可以說就是我們的祖宗建立的人生哲學送給我們的。

(1)

李白這位先生，當然是文學界的天才，但是他的頹廢也着實可以。他有

一篇春夜宴桃李園序，聲調鏗鏘，讀來非常悅耳。開頭是「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這篇文章選在古文觀止裏，誰不讀到，誰不愛讀。店鋪裏賣的帳額，寫的是這一篇；廳堂上掛的字畫，畫的是這一篇。我旅行所及，在很小的村子裏也常常碰見這一篇文章，有的大書在寺院的壁上，遠遠就可以望見。它的勢力是這樣的普遍而廣大；其實，既已「浮生若夢」，就是「秉燭夜遊」還有什麼趣味？一個人所以會快樂，為的是不知道有悲哀，或者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可以忘記了悲哀；倘使在快樂的時候，念念不忘的想道：「我是快死的人了，我只要搶一點快樂」，那末這種快樂只是悲哀的變相，還有什麼甜蜜之感呢！諺語說得好：「黃連樹底下操琴——苦中作樂」，他們的人生就是這樣。人生是澈底的悲哀的，一生一世像做個大夢一般，於是一個人只該消極，過頹廢的生活。

其實天下事那有如此簡單。凡是生物都會傳種，綿延它們的種族的生命，就是它們不死的表徵。林黛玉唱的葬花詩『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原是她過慮。她以為花落了明年會重開，所以不必悲；可是人死了，也是子子孫孫沒有窮盡的，又有什麼可悲呢？記得古人曾有一句話：『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我們也可以套他的話，說：從直裏看，把我們一生弄得好好的，就是要把我們的子子孫孫弄得好好的；從橫裏看，把我們自己弄得好好的，就是要把我們周圍的人弄得好好的。一個人固然渺小，但是同左右前後的人一聯絡起來就偉大了；一個人的生命固然短促，但是同左右前後的人一聯絡起來就永存了。凡是了解這個意義而對人生抱悲觀的人，在他本身是自尋苦惱，在他本身以外是貽害社會，貽害種族。

我不是說凡樂都不應該享，我所反對的，只是一般人所迷醉的那種自私自利的享樂。一個人如能從愛羣利他主義裏，享得鞠躬盡瘁的樂，所謂『鼎

鑽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這種發揚民族精神，高尚偉大的樂，我們正該多享呢。

說到怕事，牠的流弊比享樂還厲害。東身自好的讀書人，都認『宦海風波，實難久戀』，於是賦有『遂初』，辭有『歸去』，甚至未打算進，先打算退，以爲『難進易退，乃天懷淡定之君子。』即使勉強出來問世，也要『在風塵勞攘的時候，每懷長林豐草之思。』這樣不盡心來做事，就是有管仲晏子之才，也不會有什麼成效的。弄到一事無成，好顧臉子的清流，也只好把責任放在別人身上，嘆『道之不行』而引退了。這種怕事潔身的思想，便是不能合作的劣根性。一個國家，國民不能合作，還有什麼希望？不肯者進取，賢者不屑有爲，試問禍國殃民的官僚政治，如何會得消滅？所以我們若想救國圖存，就應該從不怕事開頭。

歷史告訴我們，『事』不但不能因『怕』而免，並且越怕事就是越招

事。宋朝立國之初，契丹大敗之後，已呈衰象，而西夏尙未強盛，如果宋太祖是個有遠圖而不怕事的人，稍稍整頓兵旅，經營西北，驅除外侮，真是易如反掌。無如他偏要集中精神安內，而不計畫攘外，以爲天下事真是這樣單純，可以任意擺脫，捨難就易；可是結果徒然養癰遺患，使得外侮成了宋朝的致命傷。又不幸宋朝的君主，一代一代多是怕事的昏君，讓敵人得寸進尺，把可以報仇雪恥的機會都錯過去了。等你所怕的事擴大到無以自容，當然自己也只好滅亡了。說到這裏，真令人不寒而慄。我們今日的處境，還不是和宋朝相彷彿嗎？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比澶淵之盟以後的外交高明了多少？我們目前已經到了大難臨頭的日子，殷鑑不遠，在宋之世。從這次大難的教訓，我們應該重新建立做人的標準。漢光武，郭子儀，寇準，岳飛……這些不怕事的英雄，才是我們的好榜樣。

怕事之害，即使退一步看，說不至於這樣嚴重，也是絕對無益的。怕事

的人，一有事來，只想避免，不求解決，結果問題永遠是問題，麻煩永遠是麻煩，把人生可以前進的路處處堵塞了。一個數學的天才，說不定因為在學校時討厭念英文而斷送了他的前途。一個軍事的天才，說不定因為初入伍時受不了長官的氣而淪落下去。許多高興的事往往伴着麻煩而來，等你擺脫得開麻煩，高興也消失了。俗語道：『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這是從艱苦體驗出來的成功秘訣，可以做我們剷除享樂與怕事兩種舊思想的武器。

同胞們，起來，把以下的幾句諺語放逐到思想領域之外去：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等等，因為牠們都是我們思想的毒素。

我們要挺起脊梁來，找事情去做，向難處做去，直把當前的大困難打破而後已。我們不怕死，因為人是死不完的，我們能有壯烈的死，才能使我們的子孫有安穩的生。延長我們種族的生命，才是我們永久的壽數。一個人的

幾十年的生命，顧戀些什麼！我們要把畢生的艱苦，換得臨死時一瞬的微笑，那才是我們應當享受的真正的樂趣呢！

信 仰

信仰是一種心理狀態，是人類依據主觀見解，而對於人，或其他事物生出的堅決信心。這種信心，每每可以成爲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行動的指揮棒，推動機。它無形，然而却有絕大的力。一個人不能沒有信仰，一個社會也不能缺少信仰。

凡爲一種信仰心所寄寓所附着的，都可以稱做信仰的對象。信仰的對象原有許多種色，可以任憑個人的心意去挑選。但我想，最好的信仰對象乃是這個人他自己。一個人最好能夠自信。其次的，便是信別人，或信宗教。

我以前曾聽見一個年輕朋友說：『我什麼都不信，就是信我自己。』這一句話初一聽到，彷彿覺得這人過分狂狷。但仔細往深處一想，便知他這種態度是對的。能夠有堅強的自信心，乃是他的好處，他的成功立業的基礎。

一個人要幹一樁事業，或完成一種工作，起碼他得先信仰他自己，他得有那種自我信仰心。信仰自己這樣做是對的，信仰自己是有能力做這個的，信仰自己一定會做得好。有了這種自信心，才會有膽量去做事，才會生出潑潑刺刺的一股力量去做事；才會高高興興的踏着自己劃定的路綫，朝着自己的目標走去。同時，因為有了那豐厚的自信，便也能夠對工作本身感覺趣味；並能使這趣味延續，永恆的努力下去，而不會使從事這工作的意念，只成爲一時的衝動。中途也不至於因別人偶發的言語，而住口不唱自己的進行曲。

不能自信的人，肯信別人，能信別人，將一份赤誠堅強的信心，完全交付給一個領袖，或一個宗教，也是好的。

所說的將信心交付給領袖，信仰領袖，却絕不與崇拜偶像一樣。意思只是說，我們崇拜這一個卓絕理想的人格。覺得他的主張是對的，只有踏着他

的影子走，才會走到我們理想的地帶。在行動方面，我們願意將全部力量拿出來，用在他分派的工作上，在心理方面，完全傾向他，擁護他。這樣便能直接間接幫助一個領袖完成他的計劃，實現他的理想。土耳其的民衆不肯信仰凱末爾，土耳其將永無復興之望。蘇聯民衆不信仰他們政府的領袖，五年計劃將永遠不會完成。羣衆對領袖的信心，每每可以形成一個絕大的力量，輔佐一個領袖去做事。所以，我們如不能信自己，只要能夠信仰領袖，輔佐一個領袖去完成計劃，也是好的。

能夠信仰宗教的人，比着沒有信仰的人也好得多了。所謂信仰宗教，是說：崇拜嚮往教主的人格，看到這教門中所含蘊的那種偉大精神。而將自己的熱情全部栽培在這信仰上，使牠開花。

信仰宗教信得真，捨身爲人的犧牲精神表現得貫徹，便顯得這人有幾分獸氣，但這不要緊。頂可怕的，却是那沒有獸氣的信仰。

這種沒有歎氣信仰的人，他信仰的不是宗教，而是信仰「信教可以得到洪福，厚祿，長壽」這一句話。中國人信仰宗教的多半信的是這句話，不是信仰宗教。因此，以前中國佛教徒，只能使香枝紙碼店多賺筆錢，而不能如西洋基督教徒回教徒做出許多社會事業。

寫到這裏，我想到一個笑話：兩年以前，我家門口住着一個老太太，她窮得沒法生活，便領了洗，入了天主教。這教徒真虔誠極了，每天教堂裏的早彌撒晚彌撒一次也不缺席。兩個月後，一天早晨，她忽然不到教堂去了，把聖經也扯了，聖像也燒了。有人問她爲甚麼這樣，她說：「人家都說信了教便可以發財過好日子了，我信了兩個月的教，天主，聖母瑪利亞也沒有叫我發財，反到更混不上飯吃了，我還信牠做甚麼？」中國人信仰宗教，便是這老太婆式的。不是信仰，而是勢利的迷信。用信仰作博得幸運的手段，手段玩得不靈，信仰便發生動搖了。這種信仰，是沒有價值的，是不能做出一

點事業來的。我們信仰宗教，應該是對教主的人格信仰，奉從這教的教義；用教主的人格做臘炬，照亮個人心上的陰暗面；用教義做進行事業的方針。

一個人最好是能夠信自己，其次是信別人，信宗教；最不好的，便要算那種缺乏信仰的人了：因為這種人，既不能信仰自己，又不肯信仰別人。因為他內部無一個信仰支撐，便很容易弄得終日惶惶，中心無主。這種人常常自好稱為懷疑派，流為傲慢輕狂而不自知。自己袖手不肯做事，別人做，他又不肯老實旁觀，反到搖頭搗腦，隨意對人加以批評指摘；不肯助人一臂之力，反到誠心躊躇中途，做人家的絆腳石。這種人，永不能尊重別人的意見，永不會有與別人合作的時候，這種人多，便造成社會上各個分子分裂的現象，一盤散沙的局面。

現在，中國人多半是沒有信仰的，因為沒有信仰，所以也不會生出一個光明的偉大的理想，自然更不會根據一個偉大的意念來決定工作，在眼前一

份工作上，栽培自己的理想。他們也急急尋求着工作，但求工作的目的，只是爲了餬口，養家，維持自己一份安樂的生活，或增進自己生活的舒適。因此，在沒得職業時，耗盡心力去競爭，尋求。職業到手，便心滿意足，只盤算着如何可以將這地盤把持，牢據。對應盡的職責，一日日的只敷衍搪塞，漫不經心，不肯在工作上多加一份力量。這原因只是在他們只看到職業的副效用——餬口，養家；而不想使這職業生出多大價值。歸結起來一句話，還是因爲他們缺少信仰，沒有信仰，便無較遠大的理想，因此，在他的工作上，便缺少了一架推動機。只蹣跚走着固定的循環的軌迹。這種人是只有『職業心』而無『事業心』的。如要發心着手去做一樁事業，非得將燃燒得熾熱的情感放在事業上不可，而這情感的燃燒，必得靠堅決的信仰心做引火物。

一般人因爲缺少『事業心』，只有『職業心』，便都爲了自己牢攫地盤

而排擠他人，怕影響自己地位的安全而忌妒別人，不肯伸出手臂與別人挽在一起，在一個信仰下，共同邁着前進的步伐去完成一種有意義的工作。因此，無專業做出，也不能彼此團結。

中國人目前的最大病根在沒有信仰，因此，呈出散漫紛亂的現象。如要改變它，最好每個人能夠在心上存放上一個信仰。信自己或是信別人。

犧牲

維持自己的生存，保有自己的私產，乃是人類兩種基本的欲求，是人人都有的。人的生存，進化，發達諸現象，莫不是由這兩種欲望演繹和昇華而來。所以人們胸臆中存在着這兩種欲望，原不是椿錯誤的事；然而這是平凡人的行徑，我們評量一個人是否偉大或者渺小的標準，頂要緊的，就是看他到了必要的時候肯不肯捨掉這種自我的欲望，肯不肯毀壞這種重小我的觀念。

什麼時候應該拋掉這兩種自我的欲求呢？我們說：當大我發生危險的時候，人們便不應該再存那種愛個體，保私產的欲望了。

我們生活的狀態，原與深海中的珊瑚枝一樣，乃是由許多小個體互相結合，互相供給以爲生的。我們每個人生活下來，並不是孤立的，實乃生活於

一個羣體中，這個羣體乃是由無量數的小的『自我』湊集而成，由各個小個體互相協合，互相維持而存在，超越時空的制限，與宇宙同其終始。這是小我的延展，小我的拓擴。對着小我說，我們便叫他做大我。小我是物象的我，一時的我，片面的我；大我乃是真正的我，永存的我，無限的我。一旦大我發生危險，我們無甯犧牲了許多小我去拯救它。大我有什麼需要時，我們也該犧牲了小我，去完成這個大我——永存的我，真正的我——的存在！決不可因了圖自己的生存，而反把大我毀滅了！苟有如此的人，這是大我的姦賊，也就是每個人的讎敵。

大我與小我的關係，又好比人體和體內的細胞。小我便是大我體內的一個細胞。人體毀滅，其中的細胞——小我——一定隨着腐爛，不能獨立生存。所以逢到大我發生危險時，小我便不應該再斤斤計較自身的利害；而只該從容慷慨，為大我而犧牲。小我為大我而犧牲，所失者小，而所獲得的却

是眞切的，偉大的。我們每個人都該忍耐受這一點小損失，以局部的破壞去換取那全體的完整。

我們都該明白，一個小小的自己生存在這世界上，其歷時之短促，形體之渺小，直同朝生暮死的蜉蝣一般；一瞬間便死滅腐朽，伴着荒烟野樹，化爲枯骨野燐。試想這個易腐的肉體有什麼可貴？這個短暫的生命有什麼可愛？如果把這個小的我暫時的去拯救那一個大我，永久的我，無限的我，該是多麼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並且，孤立乃是生存最危險的條件，到了大我毀滅時，即使倖倖而偷生，可是在荒涼寂寞中度過數十寒暑便是眞的完了，又有什麼上算的？所以每個人應該認識清楚，生存兩個字，包括有繼代生命的性質，惟有種族，這個大我的生存，是生命的延續，方是眞正的生存。我們這個小我，應對過去的大我——祖先——負責，對未來的大我——子孫——負責。我們必須先肯犧牲自己，始可完成種族這個大我的存在！

現在一般人最大的缺點，便是貪婪自私，眼光如豆，照鏡子只看見自己的臉，低了頭只看見自己脚下的一塊磚。他們一心一意去發展自己的私慾，如賊如鼠般各處尋覓財物，權勢，和地位。損害大我的利益，他們不顧；大我發生危險時，他們也不管。於是釀成了目前的私慾橫流，道德淪喪，民族危亡的嚴重狀態。

這般留滯於小我境地之中，充滿了自私自利的念頭的人，偏偏又都喜歡以己度人。他們以為天下的人都是像他們一樣為着個人利益才去做事的。有人仗正義去做事，他們便猜度其中必有背景，必出於某方面的指使。把許多仗正義做事的人，看做為某種線索扯動的傀儡，結果弄得很多人不敢做事，也弄得社會上無事可做。他們這種人的思想見解，真是糊塗荒謬得可氣可笑！推求原因，可說是由於若干年來秉政者以金錢收買廉恥心所造成的。我們此刻如不努力轉變這種風氣，使每個人衝出私慾的黑霧，嚮着正義的光彩

而前進，結果必使有廉恥的人不能做一事，反使一般喪失廉恥之輩掌握權勢，以至國家傾覆，民族滅亡而後已！

我們既眼見到這一點，便該起來努力提倡排除私欲，爲大我犧牲的精神。到了這時候，每個人不應該再在凸透鏡下面看事物，把大的形體忘掉，把真正的事理縮小了。每個人應該把眼光放大，仗着正義去做事，心中只存着是非的觀念，不去計較利害的分數。能毅這樣，才可把現在的蠅營狗苟的風氣轉變而爲爲正義而犧牲，爲大我而犧牲的風氣，我們的民族才得永存于天地之間！

命 運

命運是什麼？按照一般人的見解，是存在宇宙間的一種神祕的力量。舉凡人的富貴貧賤，壽夭，都由它來決定。個人生命途中的遭逢，都由命運的手來安排。

命運叫希臘人講起來，更是神異了。他們說司命運的女神叫莫伊拉(Moirai)，她下面還有三個「弦柱的神」。一個是克洛脫神，紡人類生命的線，一個是拉歐西斯神，定那生命線的長度，此外還有一個是雅綠簿絲神，司切斷生命線。幾位女神，用她們神妙的線，纏縛一切人，以定生死禍福。

印度人的命運觀念，是十足表現在道德意義上，完成了他們善惡報應的說法。他們並覺得世界人類的存在及破壞，都是由命運決定，他們甚至於以為命運的力量，在神以上。

中國人的命運觀念，是與希臘及印度都不大相同的。以爲個人的命運，都是靠天意來決定。人事的吉凶，都是天意。

命運觀念，東西洋雖都有，但這觀念頂深重的還是我們中國人。許多人，都放着堪憑的不信，可靠的不信，却信賴這個神秘，渺茫，不可理解的這種力量。草昧之世，民智僂野，糊里糊塗的信仰這假想的冥冥中的一種力量，還可以說得過去。到了現在，還是一味信仰這個命運，以爲它有絕大的權威，却是可怪異的事！

中國人的命運觀念，是又深重，又普遍的，不只古人如此，今人亦然。不但平常人，愚夫愚婦如此，聖人，賢者，通儒，英雄也都這樣。我們翻閱一下古籍，命運這兩個字，時時會出現在眼中。聽身旁一些人說話，命運這兩個字，常常會撞進耳朵。甚至於說書，唱戲，也十足的表現出這種命運觀念。

孔子曾經說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話。魯平公要見孟子，因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聽了，便嗟歎道：『天也！』（這裏的天，便是說的天意，也是運命的意思。）躺在病榻上的漢高祖，也會感傷的說過：『吾以布衣，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鬱鬱不得志的揚雄，也嘆息過：『遇不遇，命也！』一般無聊的文人，在潦倒不得意的時候，總好說什麼：『命也如斯，夫復何言？』以為命運特別苛待他。母親死了兒子，一邊擦着鼻涕眼淚，一邊和人說自己『命不濟』。一些人看到幸福的人，自己便羨慕的說『人家命好』。遇到遭逢不幸的人，便說這人『命苦』。在一些書上，也常常可以看見什麼『命途多舛』，『薄命』，『命蹇』……的字眼，簡直多得與不勝舉。

一般人因為存着信命運的心理，在行為上，便也生出了自甘沈落，與妄作非為的舉動：

有一些人，因為信了算命先生說的他今年可以發大財，升高官的話，便做出許多冒險，大膽，狂妄的事來。明明是他不當取的財，他偏要去拿，明明是他不當得之位，他偏要去佔。因為信了占卜星相的話，便思謀反篡位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多極了。即如民國初年的袁世凱稱帝，近來的陳濟棠舉兵，還不是都因為信了算卦先生嘴皮上『大命』的話？

還有一些人，因為信命運，遇到困厄，便覺得這是『命中注定的』，自己應該陷落在不幸的泥淖裏。於是不肯奮鬥，也不想掙扎，以為命運是個無敵的戰士，不能跟他抵抗。自己縮手縮腳，蹲在暗黑的角落，不再求上進了。甚至於有些坎壘之人，因信自己命不好，永不能得意，便呼號哭泣，萌發了厭世的念頭。這樣的悲劇，真不知道發生過多少了！

其實世間一切事，都是受因果律的文配，那裏有什麼命運？事態的發生，都是如下面的圖所表示：

因決↓定果

春天撒了種子，秋天便能有收穫。一切事態，都跑不出因果律的範疇，那裏有什麼命運？譬如一個人，立在危牆之下，牆坍倒了，他被壓死了。這也並不是由於什麼命運，實在是一件因果極顯明的事例。他『立』在『危牆』之下，是因，壓死，正是那個因的果。有時候，事件的發生，也許因為因果關係複雜，看不分明，其實，還出不了因果系統的範圍。英國詩人雪萊溺死在那大海裏，這事情的發生，是由于一，他去泛舟，二，海上風濤大，三，他駕駛小船的技術不好，四，他不會游泳，五，沒有遇到人救他，……這許多原因湊在一起造成的。這其間，並沒有什麼『命運』之神的意思。

相信命運的人，都是因為他對事象的發生有點糊塗，弄不明白因果律。一味的信命運，迷信算命人嘴裏的話，自己便灰心氣短，或不加思索，自己

胡作亂爲，這只有造成自己的速亡。

我們以前有一個大學者，他對這因果律頂清楚。他將一般信命運的人，在一篇文章內，諷罵得極痛快。這人便是墨子。他在非命篇裏說一個人犯了好吃懶做的毛病，才遭到衣食不足，飢寒凍餒的憂患。不知道說這純是由於自己做事不勤，好吃懶做，反到說我的命該如此。一個帝王，耽於聲色之娛，結果弄得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他不知道說自己不好，反倒說：『命固失之！』這種人算是糊塗到底了。墨子說實在沒有什麼命運做我們的主宰，一切結果，都是個人的行爲造成的。這和王輔嗣在論易裏說的：『觀其順逆，以定其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休咎之徵。』正是同一道理。

近來有人，給命運換了個解釋，很有些道理。他說命就是個人的先天質地，亦即遺傳。運就是後天的影響，也就是環境。個人與環境相乘的結果就是數，就是命運。命運是沒有什麼神祕性的，不過是個人靠了先天所賦的才

能在環境裏的活動罷了。命運乃是個人造成的，實在不是什麼握在什麼命運神的手中。個人能力與環境互相作用，恰如數學上A數×B數，雖是未知數，然而却是個定數。我們儘可不必信仰什麼弄易經神課的星相之流。歷史上的事蹟，便是推算自己定數「命運」的絕好對數表。

命運之神原是沒有的，一個人的命運都是自己造成。廢時失務的人，是絕對不能得到好運氣的。「力可勝貧，慎可勝禍」。只要自己兢兢孳孳的做去，好運氣自然會貼近你，壞運氣自然不會來臨。

我們再也不要請教什麼某法師，某星士，要他指點我們的流年或終身吉凶。要知道定自己未來的，只有自己。自己才是決定自己命運的人！

創造

創造，是破壞舊有的，實現新要求的一種精神活動，這與因常襲故的行爲，盲目模倣別人的動作，意義恰恰相反。我們如果對目前某種狀況不滿意，或不滿意當前所享受的，要超越現實，超越目前，抗拒一時性的，現實性的樂利，而在心靈與突潛藏一種要求，一種理想，企圖着這要求的實現，望着這理想去奔跑，這時，我們精神上的活動，以及表現在外部的動作，便是創造。

創造的活動，是人類所特有的。一部人類的歷史，可以說都是創造的記錄。易傳上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這『易之以宮室』，『易之以書契』的事實，便是創造的表現。我們今日能夠脫離了穴居野處的生活，有了寬敞舒適的屋子

住；我們能夠應用文字去記錄我們耳所聞的，目所見的，心所感的，都是靠了這些創造宮室的，及那觀獸蹄鳥迹而造字的古聖先賢。所以，我們可以說：創造，是促成社會文物進化的手段。如果沒有創造，我們的社會便永遠留滯在原始狀態。

其餘一切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業，也莫不是創造的表現。但丁用了他豐厚的創造力，留給我們一部偉大的神曲。亞理士多德，康德，牛頓……這些人，因為肯發揮創造能力，創造新學說，所以才將不朽的功績留給人間。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因為要『創造新中華』，所以，他們不惜犧牲了自己，將可歌可泣，悲壯慘烈的事蹟留給我們。意大利建國的三傑瑪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若不是看到了當時在奧地利踐踏下的意大利的危殆狀態，而生創造新意大利的念頭，現在列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意大利，恐怕也只成了歷史上的名字！凱末爾沒有創造新土耳其的念頭，土耳其今日恐仍為列強

刀俎下的魚肉，不能抬頭翻身。紀元前八百年，斯巴達不是出了個聖人李加克斯，造了幾條奇異的法律，養成許多特異的社會習俗，斯巴達國民恐永不能在人們腦中留下勇武的印象。

再往小處說：個人品格道德的優劣，有時，也得看他肯不肯「創造」自己而定。一個壞人，一旦覺察出自己品格行爲的卑賤可恥，一心一意要從今日起做個好人，他這時心中所有的，便是一種創造的意志：他在開始要創造一個新的，善良的自我。人本是可塑性的，可好，可壞；是好，是壞，但看他能不能萌發了創造的意念，毀棄了昔日之我，創造個新的好的我。（即所謂「不惜以今日之我，毀棄昨日之我」的態度。）只要肯對自己下一番創造的功夫，盜跖也可以變成大聖賢。儼古時候的周處，人家因他無惡不作，稱他爲三害之一，他自省悟過來之後，立刻改過遷善，登山殺虎，入水斬蛟，爲地方除去大害，轉眼間他便成爲鄉里間愛戴感佩的人了。

創造，乃是一切事業（無論大小）的發軔，創造的精神是人人不該沒有的。目前我們中國一般人，爲了太缺乏這種創造的精神，所以造成國家衰弱，社會紛亂，個人做事因循敷衍的現象。

目前一般人，似乎個個都有一種西人所說的『依賴的情感』附着在身上，缺乏那般勇敢創造的精神；於是就犯了怠惰病，保守病，模倣病；於是就躲懶，怕事，沒有一個人肯挺起脊梁，努力去做番創造的事業。

犯了怠惰病的人，竟像失掉了感覺力的一樣，好與壞，是與非，他都不管。他從不肯用什麼心思，去對事理研究一番，對事象辨析一下，日日發揮他那『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哲學；一切行動，都由惰性公式演出。事情不合理，他只說：『就隨便一下罷！』國家危殆，他只說：『我太渺小了，這不是我的責任！』存着這樣的心，自然天天懶懶散散地浪費時日。試問這種人生存着，是不是天地間的贅疣？

患了保守病的人，也就是洛士所說的害了『懷鄉病』的人，總覺得舊有的，現成的，都是好的。他們專一因襲一種慣習，把選擇，獨創的能力都弄遲鈍了，於是一味因襲，一味保守，不願求進步。他們還厚着臉皮說什麼：『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這種人不但自己想不到創造，而且逢着別人要做一番創造事業的時候，他們卻會生妬忌心，常在旁邊冷嘲熱諷，說人家是出風頭，好像世上本可無事，凡是做事都是胡鬧似的。在這種心理之下，不知阻礙了多少有創造能力的人的成功！

還有一些人，抹殺自覺，毀壓個性，一味模倣別人，崇拜偶像。所謂偶像，我們大約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市場偶像』，譬如當時流行的學說，風氣，習尚之類，他們不加思考，不知抉擇，一味的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弄得言語都是鸚鵡式，動作都是猴子式的。另一種是『劇場偶像』，那已成爲一種典型的思想見解，在他們腦中生根，食而不化，永遠不敢懷疑，不

敢反抗。這種人喪失了自我，喪失了獨立性，專好揣摩一時的風氣，盲目地模倣別人，往往或則行尸走肉，毫無生氣，或則誤入歧途，芳草變成蕭艾而不自覺。這真是可悲可嘆的事！

以上三種人所患的病症，都是急待治療的。如果一國盡是那病人，這國將永無復興之望。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該自己下一番察驗的功夫，看看是不是有病在身，努力鼓起創造的精神，驅逐了病魔，改變了生活的態度，養成創造的人生觀。

路德曾經說過：『從來沒有完全成功，一切都在創造中。我們不能得到終局，只覺得路程圓滿的光輝還沒有來。日進無已的，纔是革新的大業。』尼采也說過：『我們自己要做生活環境的主人，不做生活環境的奴隸，目前狀態，覺得牠不好，我們便不要承認牠，不要相信牠，不要屈服牠，用強烈的意志，大踏步的去奔進衝鋒。這個結果，雖然是一場破壞的大悲劇，但是

這破壞，正是向上創造的壯舉。」我們應該用上面兩個人的話做我們的針砭，治好以前所患的懶惰病，保守病，模倣病，恢復了健康，努力去創造。我們的國家衰弱，社會紛亂，也用不着悲觀，氣餒，長吁，短嘆；也不要學陶淵明的樣，寫了篇桃花源去寄託自己的理想，逃避了現實。我們不應該躲避現實，應該正視現實，積極的去創造，使歪曲畸形的現實，得以糾正過來成爲理想的境界，所以我們的國家衰弱，我們不應該袖手旁觀，任着大好山河淪入別人手中，而應該努力去創造國家的命運，使國家從我們自己的手底復甦過來。

說到創造的工作，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貿貿然着手就成的。要做一番創造事業的人，事前，必要立定計劃，經過種種步驟，種種階段。在創造之先，我們必得要縝密的分析，深刻的體驗，精細的批評，經過懷疑，觀察，思辨，這幾種歷程，然後，再大刀闊斧的去幹一番，

才能有真正的成績。

時至今日，再也不容我們那樣懶懶散散，因循敷衍的生活下去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在心上燃燒起創造的火燄，努力去做一番創造的事業才是。如其不然，便是走向自殺的絕路。你如不願死，你就得幹！

堅 忍

人們的智力是不相上下的，爲什麼這個人做事有成就，那個人便沒有？爲什麼很多聰明人一生會得一事無成，而天資不十分高超的人反而往往超過了他們？這沒有別的原因，只是意志的薄弱與堅強的分別。意志薄弱的人，愛漂亮，不肯做費力的事，一朝逢到挫折便因不願吃虧而退縮在一旁，這樣，他便沒有前途了；雖有很好的智力，也就沒有用武之地了。那些有目的，有計劃，不怕吃虧，不辭辛苦的儂幹人物，固然也會因抵抗不過環境而失敗，但是他們的失敗是光榮的。如果他們能戰勝了環境的壓迫，他們就真正成功了。他們有堅強的意志，不把個人的享受與虛榮放在心上，不屑在小地方和人計較，而黽勉地向一個大目的邁步走去；世界的進步就依靠了他們。

人是感情的動物，感情是作事的原動力，然而有的人感情湧溢，反而做不成事，或者竟至敗事，一般成功的人則大抵是深沈的，不表示感情的衝動的，這是什麼道理？只因感情是一時的動力而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沒有意志做後盾，那麼熱力消散時這事就完了。民衆的力量固然偉大，但民衆的集合只有一時的熱情，維持不了多少時候，若沒有堅苦卓絕的一二領袖出來領導，總是沒有結果的；而這一二領袖是早就用了意志代替感情的，他們只有照目的照計劃幹去，不知道什麼叫做高興，什麼叫做不高興。其實做任何事情也都一樣，既已做了這件事情，就該負這件事情的責任，事情順利，不足爲喜，事情困厄，不足爲憂。如此，灰心二字就侵不進他的工作範圍，除了力量不足給環境打敗之外，他總是勝利的了。

做一件事業，決不像讀書作文那樣的自由，那樣的輕鬆。人與人的關係是複雜極了的，你要創一件新事業，就是把人與人的關係重整一番。這重整

一番，談何容易！怕事的，說你有意胡鬧。守舊的，說你隨情立異。老輩，罵你『這小子好出風頭』。舊勢力，罵你『這傢伙存心造反』。罵之不已，還要動手打，要合了幫來把你打。你雖存着很公正的心，但得到的只是最刻毒的批評，最慘痛的刑罰。道路，本是直的頂近，但你要做事時就不許你走直路；你要向前去，人家偏在後邊拖住你的腰，亂叢叢中，左邊又出了幾隻手來拉住你的兩臂，右邊又出了幾條腿來勾住你的雙腿，還有抱住你脖子不放的人，這簡直是『五馬分屍』！用了最大的努力，或者可以移動一寸二寸。我們聰明的先人，當着這種情形，膽也嚇壞了，於是有『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的格言流傳下來，幾乎把全國的人都陶冶成爲混日子吃飯的機器。於是我們的國家民族都奄奄無生氣，結成了我們身受的萬千痛苦。

無論什麼事，都沒有不勞而獲的。所做的事業愈大，任勞任怨的程度也

必然的愈加增高。只有堅毅與忍耐纔能克服困難，穿過百折千迴的曲線；只有堅毅與忍耐纔能修鍊成始終不渝的心性，度着『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的生涯而無動於中。所以我們所要的，不是天生的智力，也不是一時的感情，乃是繼承感情而能運用智力的永恆的意志。

我們隨便講一講古今的偉人，如何用了堅忍的意志負荷艱鉅，經過重重難關，而成就後來不平凡的偉業。

像魯國的曹沫，與齊國交戰，初戰敗，次戰再敗，三戰又敗，死傷士卒無算，又丟掉許多土地。平常人當此，一定頹廢懊喪，不能振作了。然而有深謀遠慮，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的曹沫不如此，他忍辱負重，不因這失敗而氣餒。最後卒能大敗齊桓，盟柯之會。張騫在西域，多少次瀕於死境，有時甚至數日或十數日不能得食。歷十三年，終能宣揚大漢威風於異域。蘇武留匈奴十九年，每天受着飢餓和寒冷的侵襲，衛律等人又時時誘以重利，脅以殺

戮，用私情來動他，用阿諛的話來惑他。倘蘇武的意志不堅，不能攻破名利，生死，苦樂，種種難關，必得變節無疑。在西洋，像摩西率領猶太人出埃及遷到迦南，在荒涼的沙漠中，流浪飄泊了四十年，與凶猛野獸戰，與野蠻食人的土人戰，不會過一天安適的生活，同行的人們怨恨他，詈罵他，他都忍受，後來卒達迦南樂土，成爲人民歌頌愛戴的人。清朝曾國藩圍困金陵的時候，蕪湖上海……各處的軍隊無警不病，軍官都呻吟於營幕中，戰壕中也幾乎沒有一個堪戰的兵士，而卒苦戰力守四十六天乃得拔。倘若他們堅忍的力量不足，必爲失敗之人無疑。此外像勾踐在會稽，田單在即墨，漢高祖在滎陽成皋，莫不是陷於極端困厄之中，而他們能夠用堅忍來攻破這困厄，造下了異日成功的基礎。

我深信讀這本雜誌的人都是有志的青年，在這嚴重的時局之下想做救國的工作的。但是，想做是一事件，真能做又是一件事。想做的人多得很，能

做的人却少之又少。我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了，在我的眼裏不知看見了多少慷慨激昂的志士因表面的成功或自己生活問題的解決而墮落下去的，這真使我心痛！近年來突過軍警的警備線，在冰天雪地裏流淚游行的青年，我路上遇見了也何嘗不含淚相對，致最大的敬意；但當我勸一個熱誠的青年去做一種艱苦繁難的工作，他因做不下去而退出來的時候，又使我感到沈重的失望了。我告訴你們，成功的祕訣簡單得很，只是『堅忍』二字。所謂堅忍，就是高興幹時固得幹，即不高興幹時也須一樣幹。我們的工作，固可以感情始，但必須以意志終。從前戰國時有一個宋榮子，莊子裏批評他『衆人皆譽之而不爲喜，衆人皆非之而不爲沮』，必須有這樣的毅力，事業纔真能做成，一切的腐化勢力也侵不進來了。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這是最可痛惜的事。許多事情，往往因不能堅持到底，而失敗於垂成之際。我們要

知道，許多偉大事業，都在最後五分鐘決定成敗的，賽跑的名手奪得錦標甚至於只在最後一秒鐘，每個人應該明白這道理，咬緊牙根，不停脚的向前走去。

我們要知道，做一件偉大的工作固然痛苦，而絕大的快樂也就緊跟在後頭。我們登一座高山，爬得越高氣越逆，一方面既氣喘，一方面又脚痛，覺得停住了不走最好。但倘使我們是有堅強的意志的，就會起來駁斥道，『這是沒有出息的意思，我們既經登山，便該走上絕頂！』於是又勉強上去，果然到了絕頂了，那種『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的氣概是何等偉大，這趣味纔是最高尚的快樂呢。在學校裏的時候，覺得學文字，記公式，是一種苦事，但到大學畢業之後，真做研究學問的工作了，以前強記着的死東西到這時都變成了活的，胸中的問題越來越多，偶然發見一些新材料，竟解決了素來解不通的問題，這快樂真使人高興得跳起來，覺得工作的領域又推進了一

層。這快樂，哪裏是人世浮名或私利所可比擬的。然而要得到這種快樂，是非有堅忍的意志不可。所以堅忍的意志是得到高尚純潔的快樂的法門。

我們要撇去能力不如人的退縮心理，更要撇開命運支配人事的等待心理！我們要用自力去創造，要用堅忍的意志去達到這個創造的成功！

互 助

生物學者告訴我們：最適於生存的動物，未必就是身體頂強的，也未必就是頂伶俐的，却是那些個大家結合起來，你幫助我，我幫助你，同謀大家幸福的種類。這說法並不騙人，那些不懂得互相幫助的動物，雖然生得狡猾，生得兇悍，後來必為那些知道互助的合力消滅淨盡，沒法生存。（我們能夠在蜜蜂的小王國內，尋找出實在的事例為證：蜂羣中偶爾出了一隻偷懶搶食，不懂得互助的，全蜂羣都視牠為仇敵，必要把牠咬死。）我們舉目看看佔據今日世界，獲得生存權利的各種動物，都是營互助生活的：鷹鷂之類，也懂得狩漁同盟，猿猴類也是聚在一堆大家幫忙過活着。螞蟻的國內，工蟻，兵蟻，各盡自己的職任，互相幫助以為生。有個獵人曾告訴過人說：麻雀和齧鼠也有時為了防止共同敵人，而團結起來，造一道聯合陣線。（只

有那些蠢笨的，才孤零零的躲在一邊等待敵人消滅。互助，實在是自然的規則，也是動物界的規則。

『互助』，實為各種動物生存的手段，人類也毫不例外。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上說：『最初人類團結的形式就是團隊，社會。』人類能夠生存繁殖，發達進化，都是靠了營社會的互助的生活。人類製造出宛如宇宙奇蹟的光華燦爛的文明，也是因了能互助。今日人類世界的文明，是幾千年來全人類結合努力的總成績。荒野，森林的開闢，開山，填湖，修路，濬河，也不知道費了多少萬人的氣力，此外，又有多少人修葺城鎮，發明機械，才造成了今日璀璨的文明。

人類進化到今日，社會組織益完密，分工益繁細，彼此間的關係也益密切。各人都在互相依賴，互相仗恃，互相供給，互相幫助的情形下生活着。一個人想着脫離了社會，摒棄拒絕了別人的幫助，獨自生活，事實上，簡直

不可能。

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會拿魯濱遜的故事來駁問我，說：『魯濱遜飄流到荒島上，一個人還不是照樣生活嗎？』實在說起來，魯濱遜的故事不過是小說家坐在屋子裏空想出來的。那裏真是這回事？即便是真有其事，魯濱遜的生活，也可以說是勞苦萬分了：沒有衣服穿得自己想法縫製，沒有飯吃得自己去覓食。跑累了兩條腿，尋來的，還不一定是足夠吃一飽的。並且，人真要是度那樣的生活，和原始時代的人一樣，整天只爲自己一個身子，一張口忙，浪費掉全副精力，一生光陰，人生也變得太無意義了。即使真有個魯濱遜，他整天度那樣的生活，也必懊惱沮喪，痛感自己這種生活的無聊，缺少意義。

(45)

誰都知道，我們今日所營的生活，不是魯濱遜式的，而是社會的生活。因此，互助便成爲頂要緊的一種行爲。爲什麼呢？仔細想想，自會明白：我

們生活在社會中，一天到晚，實在是受着別人的好處，別人的幫助生活着。農夫們辛辛苦苦栽種了禾稻，供我們食用。燒窯的人燒製出磚瓦，伐木的人斫伐來大木，再由泥水匠，木匠，合力建造起來；我們便有了房子住，可以不受風雨的侵凌了。想着出遠門，有科學家絞盡腦汁造出來的火車，輪船，供我們乘坐。又迅速，又舒服，雖行千里長路，但絲毫不嚐跋涉之苦。……我們生活於天地間，受別人的好處實在是太多了。幾千年以前，大哲人亞里斯多德就說過：『人而有其力量，則須將他人所予，盡情報答。』我假如不是個白癡，豈能不捫心自思：『我也該爲人做點事』，去實踐互助的意義？設若只令人助我，我不助人，只消耗別人勞動的結果，則我的生存，在世界上豈不成了多餘？我的存在，豈不只使宇宙多了個廢物？看着別人滴滴塔塔的掉汗珠爲你做事，你却自己袖起手來，悠游自在的不做事，對道德，良心，那裏說得去？

就道德良心這一點說，每個人都應該盡力去做事，去助人，實踐互助這個德目。再從另一方面看，要完成一宗事業，也非得各人心中旋轉着互助這個念頭，實踐互助的行爲不可。原因很簡單：一個人生來就渺小得可憐，只生就了一付腦子，兩隻手，擁有短短數十年的光陰。精力有限，才智有限，能力有限，力量有限。並且，要想做番事業，時間也彷彿短得不夠用的。即使是除去了這些生理上，時間上的限制，獨力也很難做出番事業來。常言說：『孤掌難鳴，衆擎易舉。』要想做出番事業，非得大眾動手，互助幫助不可。這個舉個淺顯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一根指頭連一根細線都沒法捏起，兩根手指，就可以辦到了。設如兩隻手十根指頭全體總動員，幾十斤重物，也可很容易的舉起來了。再舉一個例子說：要建造一所房子，僅僅一個人，短時間內，決計蓋不好。但如許多工人一齊下手，這個搬磚，那個運瓦，不消幾個月的工夫，一所巍峨的樓房，就可以出現在眼前了。一粒米做

不成飯，一尺布縫不成衣裳，世界上一切豐功偉績，都是許多人點點滴滴血汗的結晶，各個人集合起來攜手合力造成的。一個人想在這世界上不白活一場，要做出番事業，非得各人破除私見，去掉妒忌，互相幫助不可。

爲了生存，互助的活動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們在生活的環境中，說不定什麼時候會遇到危險的，到了那時候，獨力每每不足以自保，非得互助不可。大家想必都曉得那個故事：從前有一個村子着了火，別人都跑到村外去逃命，只剩了一個可憐的瞎子，一個可憐的跛子。瞎子閉着兩隻眼睛，不知道何處有火，何處沒有火，不知朝那個方向邁步。跛子乾瞪着兩隻大眼着急，看着火快要延燒到自己身邊，可跑不了一步。後來他們聰明了，瞎子攆着跛子，跛子用瞎子的腿跑路，瞎子用跛子的眼睛看，結果他們便逃出了火窟，活了性命。設若這兩個可憐虫誰也不肯幫助誰，只有等祝融君收拾他們了，那裏還有得活呢？他們互助正是自助，救人正是救己。『同舟共濟』。

才能度過波濤的危險。一個人兩條胳膊的力量有限，互相幫助，許多條胳膊就可以變成一根鐵的鍊條。達到危險，大家互助合力抗敵是頂好的辦法。

互助，從道德觀點上說，從完成事業上說，從保障生命的安全上說，都是必要的。可惜多少年來，中國人受了種種思想的流毒，犯了各種古怪的毛病，不肯合羣，不懂互助，破壞別人的多，助人成事的少，結果無一宗事業做出。且因彼此間的吵嘴，打架，惹來了人家不少的欺侮。

中國人犯的那幾種毛病，說來真是叫人痛心：

一種毛病是偏狹，這種毛病，有一個研究哲學的朋友說得最清楚：「中國人日夜所努力的，凡父以傳子，兄以勗弟，師以訓徒的，只是做一個小小的「家」的保護者，犧牲者。只想光宗耀祖，買田宅，長子孫，腦子裏除去家庭觀念，沒有別的。」這一般人，只要能夠妻財子祿，便算目的已達，別的什麼也不管了。只要能達到那目的，什麼方法都用，什麼手段都使，不但

不肯助人，互助，甚至於損人利己的事也做得出來。各種人腦子裏的家族觀念，引申，擴大，普及到多數人身上去，何嘗不好，可惜他們犯了偏狹自私的病，不肯那樣，甘心爲妻子兒女的牛馬，而不肯替大家做事。

還有一些人呢，自鳴孤高，風流自賞，說什麼『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什麼『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自己度起隱逸的生活來了。這種避世派裏面頂有名的便是陶淵明先生。他的一篇歸去來辭，把他個人的那種出世思想表白了個清楚。他自己那辭裏說：『寓形宇內復幾時，胡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他只願『懷良辰以孤往』，『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只求一己舒服，不肯做事。他這種個人享樂的思想，多少年來支配着人們的腦神經。說起他來，都讚美他品格的清高，並也真不缺乏人模倣他。我們試想想，如果天下盡是他這樣的人，還有誰做事？倘若農夫們都跟他學，田園豈不都荒蕪了，大家吃什麼？商人都跟他學，店舖都停市了，

大家還能買到什麼？工人都跟他學，工廠都歇業了，大家都用什麼？世界將變成個什麼樣子，就不堪問了！

還有一些人，受了伊尹的『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的思想的影響，『不與人，不取諸人』成了心中抱持的觀念。平常社會上一些『好人』，一些『正直人』頂多只做到這一步，在他個人講起來，或他人便感覺着已經很好了。我會聽到一個做過縣長的親戚說：『我在××縣當了多少年的縣長，一個錢也沒妄取。』言下大有得意的神色，覺得他自己該受褒獎似的。殊不知一個官吏只做到不妄取人民的錢這一步並不夠，這本是應該的。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替地方人民做了多少事。一個人活着不是只消極的做到不損人就算完，還要積極的做到與人，利人，助人。

還有的人呢，心地狹小，妒忌心重。唯恐別人做出事來超過自己。別人做事，他不肯助人一臂之力，反到在旁爲人掣肘，冷不防還要踢人一脚，打

人一掌。這種人宛如社會的蛀虫，這種人一多，什麼事業也做不出，且造成『同行是冤家』的狀態。

第一種人，我們說他是近視眼，眼光如豆，看不見羣體，只看見自己，和少數的家族。第二種人是隱士，也是懦夫，不知道在這世界上用奮鬥換平安，只知藏躲起來，不與現實接觸。第三種人腦筋太簡單，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消極的事以外，還有許多積極的事可做。第四種人是小心眼，自己不肯幹，反和做事的人成了冤家。目前因國人大多數是這幾種人，所以互相幫助做事的少，不做事，或損人，害人；破壞人的却多。敵人來了，我們全國也不能建築一道鞏固的國防線。

到了今天，每個人都應該把眼界放大，胸襟擴大，互相幫助去做事了。要知道，此刻只看到自己地位，財富，不肯互助合力去抗敵，到了國家傾覆，地位財富，豈能仍爲你所有？你拚却今生在損害別人，破壞別人的行爲

上消耗淨盡，你這一生豈不是白活？豈不是毫無意義？何不與人攜手，互相協助，爲人類，爲社會做出番事業來？

最後，我們該談談互助這個德目實踐的方式了。一個方式，便是各盡自己的本分：

我們的社會是個分工的社會。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互相供給，互相幫助以爲生。你幹那份工作，分不出身來做別的事（或製造別的器物），我替你做出，我沒有時間做的事，他替我做出。這樣，各人不感得過度勞苦，且也不會感到什麼事沒做妥，或對什麼感缺乏。譬如說，一個農夫整天在地裏耕田，沒有工夫到城裏去買煤油，雜貨店的老板，則早已替他運到了。店舖老板終日忙着店裏的買賣，就沒有工夫去到煤油田挖掘油礦，煤油田礦工則早已替他挖掘出，製造好了。他們各守本分，正是他們互相幫助。倘若他們各不守本分，農夫整天躺在坑上睡大覺，商人關起店門和人閑聊天，油田礦工

也不做工了，跑到酒店灌白乾。則勢必弄得商人（連工人……）無糧食吃，農人無處買煤油，商人缺乏煤油礦工人的供給，欲賣，也不能賣了。……各自感到恐慌。設若各守本分，則大家都能過安閑的日子。所以說，盡本分，是實踐互助一德目的重要方式，且是各個體得以最小努力得最大幸福的手段。

其次表現互助的方式，便是遇着危難互相救助。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齧鼠和小麻雀爲了抗拒共同的敵人，也組成一道聯合防線；站在共同利害的關頭，甚麼人都要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不然，便要爲小小的麻雀，齧鼠所笑了。這裏，我們說一個小故事：蒙古的野馬，大家造成一個大團體生活着，一天一隻獅子來襲擊牠們，想叨去幾隻野馬做食物，牠們大家一齊上來，竟把這隻猛獅趕跑了。這事情，曾有人親眼見過，並不是假造的。由這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互助，乃是生存競爭的武器。

除了盡本分，遇到危險互助以外，平常日子，逢到有助人機會時，你便要盡力助人，那也算是確鑿的實踐了互助的意義。譬如一日你看見一個貧苦的小孩子快要餓死了，你給他盛一碗飯吃，他就可以活，你不給他，他就得飢餓而死。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何不幫助他一下，給他一碗飯吃？

說到助人，並不一定對於自己有損，即便是對自己有些微損失，那又算得什麼？亞里斯多德不早就說過嗎：「有德之士，其行事常爲人，爲友，爲國；生命，財產，名譽，以及世俗所寶之物，彼皆棄而不顧。惟取高尚之行專以歸己，……故慷慨獨身以赴他人之難。若斯人者，可以敝屣其富以益人，人所得者財，而彼所得者義，大善已歸之於己矣。」你幫助了人，你並不喫虧，最低限度，大善，大義，已屬於你了。那比什麼不好？犧牲了自己的什麼不值得？

互助的動作，實是一宗「法寶」。大至人類生存，民族廢續，一件事業

的完成，小至一個人的生死存亡，莫不仰仗着這『法寶』。你如想使自己民族不受人家的欺侮，你想建立番事業，你想生存，你就得拋棄小我之見，與人攜手合力同心去實踐互助這美德。

寬容

寬容是什麼？卽是：一個人胸襟博大，心地開闊，不肯屑屑計較別人的小過，小惡。古人說的：『君子犯而不校』，以及平常那句俗語：『宰相肚裏好撐船』，便都是這意思。西洋有一首詩，借來解釋寬容這兩字最合適。那詩的大意是說：有一個老翁，一天被一個鹵莽的漢子打了耳光，回到家來，他的夫人質問他道：『你這個人怎麼這般不中用啊！他打你，你爲甚麼不還手呢？當時你如果覺着打不過他，也該找些人來幫你打他呀！』那老人安安靜靜的回答道：『我爲甚麼要打他呢？如果他打我是出於無心，那我便應當寬恕了他，誰應該同一個無意之中做了錯事的人計較呢？如果他是誠心要欺侮我而打我，他是有意爲惡，那他便算是犯了罪了；對一個罪人，我們豈不應該憐憫他嗎？再怪責他，是不對的。』我上中學的時候，一日翻看一

本書，發現了這詩的譯文，讀時深嘆其境界之高，含蘊之厚。低徊吟咏了許久，如聞老人藹然之聲，平日一腔念憶之氣便渙然冰釋，對詩中的老人生了無限敬仰崇拜之心。像這位老人，可以說是深深了解寬容二字的真諦的。

寬容是一種極崇高優美的德性，能夠感動人，能使有過惡的人心頭生出一種殷重懺悔的情緒，而走上自新的道路。相傳古時候，日本某處的荒山有一座尼菴，有一夜，菴中闖進了強盜，將女尼縛在楹柱上，提着燈籠火把，翻搜財物。但那被縛在柱子上的女尼毫不驚懼，也不咒罵這些強盜們，只悠然唱道：

「天底下的東西，

都不應該爲某人私有，

你們夜裏的白波（白波，日語賊的意思。）

衝過了籬笆門，

將菴中的東西拿走，

正是當然的！」

那些強盜們聽了這支歌，十分感動，竟扔下搜得的財物，悄然逃走了。這便是一個以寬容大度感動人的絕好事例。由這故事，可以知道，對一個有過，做惡的人，寬大對待，是最好的辦法。你一種溫厚寬容的態度，可以使他深深感到自身的卑鄙渺小。不用責備他，懺悔之苗自會從他心上萌生的。反過來說：你如果不這樣做，別人偶然做了件錯事，你便暴其過惡，痛毀極詆，使他無以自容，激起他愧恥憤恨之心，他一咬牙，一頓足說：「反正也是這樣了，我索性做惡做到底吧！」這是你逼他走上為惡之路。所以古人殷殷以「大量容人」，「君子當以四海為量」等等話頭教人。

說到寬容二字，人人都知道，却極不容易做到。原因是有二端。

第一，由於忌妒心重；許多人都是卑瑣儂薄，心地狹小，自己無能，却

又怕別人超過了他。遇到有才幹的人，他只想將這人打倒。那人有得罪他的行爲，自然會觸怒了他；即使是小心翼翼的低頭做事，毫無過咎，他也要整天對這人吹毛求疵，挑刺撥眼的。偶然尋出那人一絲疏忽處，他便如抓住了這人的小辮子，再也不肯放手了。於是他把那一絲小過失故意延展擴大，再添上種種罪名，到處宣傳張揚，恨不得將那人下到阿鼻地獄才甘心。只要能夠將這人打倒，甚麼手段他都肯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之下，借了別人的斧子，砍殺自己家人的事，古往今來，不知演出過了多少，說起來真叫人痛心。社會上這種忌妒心重的人一多，害得一些人做事時，終日戰戰兢兢，如蹈虎尾，如履薄冰，不知何時會獲重咎。結果，要做事的也不敢做事了，有才能的也不敢表現了，造成了死氣沉沉的社會。

第二，由於利欲心重：那心頭終日橫亘着利欲之念的人，也不會有寬容的美德的。這種人，只貪利祿而不顧道義，願做貴人而不想做好人。假使天

底下只有一個這樣的人，還不要緊，到兩個這樣的人一碰頭，便要產生出無限的是非爭吵來了。譬如說，張三和李四兩個人，都想將某一批錢財弄到自己手裏，或都想獲得某一個地位。在這種情形下，兩人便會結下怨仇，張三覺得李四是自己的仇敵，李四見了張三也埋怨上天爲什麼生了這麼一個討厭的人，兩人一相見時，少不得要廝殺一番，拚個你死我活。結果，爲了各人都想將對方消滅，甯自做個相爭的蚌鷸，使別人坐收漁人之利，而自己是同歸於盡。

忌妒心，利欲心，這兩種壞心念，是不能與寬容並存在一個人的心上的。要想做一個寬容大度的人，非去掉這兩宗壞心念不可。但只消極的這樣做還不成；要做一個寬弘大量的人，還得在下面幾個字上用功夫。

第一，要在「大」字上用功夫。這裏的「大」字，有兩個意義，一個是胸襟闊大的「大」，一個是眼光遠大的「大」。一個人，要如一座大山，一道

長河，能接受一切震撼打擊，能容受一切礫石泥沙；要能隱忍一切，寬容一切。惟在大處着眼，纔能看輕私人的關係，只要和自己站在一面旗幟之下，共同進行工作的人，有什麼得罪自己的地方，都要寬恕了他。爲了合力完成某一種有意義的工作，要輕輕抹掉彼此間的舊仇新恨。像戰國時候，趙國的藺相如便是這樣一個爲國家而忘私仇的人。那時趙國大將廉頗和他爭功，宣稱要當面侮辱他，藺相如聽了毫不氣惱，只加意躲避着他。一日，藺相如出門，遠遠望見廉頗從前面來了，他就趕緊吩咐車夫，驅車轉彎進入一條小巷。別人見他如此，都笑他，說他太怯懦了。相如正容答道：「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能俱生。吾所以如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像藺相如這樣的心胸，是何等的可欽可佩！千載之後，我們讀到他的故事，還能不肅然起敬？請問他的偉大處在什麼地方呢？只是在他的眼光遠大，重視國家的興亡，而忽略了小小私人間的

仇恨。

第二，要在「憫」字上用功夫。解釋這一條，我引用佛經上一個忍辱仙人的故事：佛經上說，當忍辱仙人修行的時候，惡意弊魔排了巧罵千人，前後環繞，對他罵不絕聲，止時亦罵，行時亦罵，還至樹林間亦罵，甚至於拿穢物澆潑到他的頭上。但他終不瞋眼，不說：「我有什麼罪呢，你們這樣欺侮我？」也不以惡眼視魔。最後，這巧罵千人竟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殷重地懺悔，發生了道意。忍辱仙人因對衆生作「如父母」想，以憐憫的眼光對着一些愚癡無智的人，所以，他能對他們一切無禮的行爲視爲愚蠢的舉動而不去計較。我不是一個信佛的人，也不相信真有這麼一個仙人，但我主張我們大家都應該效法他一下，處處時時以悲憫的眼光去看苛責我們的一些人，那麼不但別人會受感動，就是你自己心中也常快樂了。

第三，要在「恕」字上用功夫。什麼是恕呢？恕卽是「人已一貫」之

道。『推己及人』，『以類度類』，以人度人，以情度情』叫做恕。恕的行爲是建立在主客推度的範疇上，實踐恕的意義，卽是隨時隨地爲他人着想。能這樣，才能將偏狹的愛己之心擴展爲泛愛和普遍的同情心。能同情人，方能寬容人。別人做了錯事，在責他之前，假如你想想：『設若我處在他這境地，是不是也要這樣做呢？他如今所以這樣做，是不是不得已呢？』這樣一想，那人犯的罪過，也許便覺得不是不可寬恕的了。明朝夏忠靖公原吉出使江南的時候，有侍役偷取了他銀製的酒器數件，爲邏吏所獲，揪他來見主人。夏公對這犯人說：『你如果不是因爲家境艱貧，哪裏能做出這種竊盜的事情來呢？』說罷就親自將他的刑具除去，並送給他一隻銀酒杯，將他放了。夏公因爲肯設身處地的爲這犯人想一下，所以能夠寬容了他；因爲他能夠寬容，所以他能做大事。

第四，要在『耐』字上用功夫。溫氏母訓上說：『與人相與，但取其

長，勿計其短。若遇剛硬之人，則須耐他幾分戾氣。若遇佻達之人，則須耐他幾分浮氣。』我們應該熟讀這幾句話，與人來往時，時時想着一個耐字。那麼，鹵莽之人雖以粗暴的行動冒犯了你，狂妄之人雖以惡毒的言語頂撞了你，你都不會芥蒂於懷了。

最後，我們雖說寬容，但還有應該注意的一事，便是：萬不可把寬容二字與麻木無知混爲一談，也不要將無恥的行爲誤認爲寬容的舉動。當別人給自己侮辱，自己也不知道，別人使自己難堪，自己也不會覺察，這是麻木。而寬容大度的人呢，則具有一顆澄明的心，別人對他的舉動，言語，是欺凌，是侮辱，都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只是在憐憫，愛，同情……諸意念的支配下，不肯把自己的力量與人爭短長，而只希望以自己的寬大忠厚感化了那些對自己無禮的人。至於寬容與無恥有什麼分別呢？我們說：『犯而不校』是寬容，而『唾面自乾』便迹近無恥了。這兩種行爲的不同處是：一

是希望以自己的寬大容忍感動了那人，而一是別人凌辱了自己，猶不識羞，不知恥，若無其事。像那些爲了苟全性命，敵人來了，便大開城門，長揖出迎的人，是無恥。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途，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蹞嚅，雖爲人厭，爲人惡，而爲了自己的利益，猶徘徊留戀而不肯去，也是無恥。那受了憐憫，同情……諸心念的支配，不計較別人的過惡的，纔是寬容。這是要分別清楚的。我們固要講『寬容』，但切不可將寬容誤講成『無恥』。

寬容是人類最崇高，最優美的品德之一。古書上說：『恕人，怨遠而使入樂於向善。』對一個犯過的人，寬大對待，是引他回心向善的最好辦法。此外，一個人要想做點事業，一要想使朋友們樂爲之用，也必要以寬容的態度待人。像從前齊國孟嘗君的食客馮驩，彈鋏高歌過三次，第一次歌『食無魚』，有了魚，又歌『出無車』，有了車，又歌『無以爲家』。像這般的食

鑿無足，在別人早就要怒而逐他了，但愛才的孟嘗君仍以寬大爲懷，不和他計較。這纔使馮驩感激他的厚恩，要竭盡自己的才能給他使用，後來終究助他做了不少使人民歌頌禮讚的事。又像前面說過的藺相如，如果他不以國家爲重，與廉頗互鬥起來，結果必使趙國政治陷於不安定的狀態，而虎視眈眈的秦必要出兵滅趙了。由以上種種事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爲人，爲己，爲國，那必須實踐這個寬容的美德。

0
312.847

版權所有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上海西藏路四七五弄六號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